

小时候,常听大人们说“去上街头买东西!”这“上街头”指的就是和潜山县牌楼街。上世纪80年代编纂的《黄铺区志》载:明代这里有一人名王俭,为明武宗正德年间(1507—1520)的御马太监。皇上为表彰其忠心,特赐在家乡建牌坊一座,牌楼由此得名,沿袭至今。

骑路而建在牌楼街街头的牌坊,高大雄伟,气势不凡,老年人都曾亲眼见过。旁边原是王氏宗祠,解放后一度改成粮站。来来往来的山民每日都在牌坊下经过,不少人还好奇地抚摸过那威风凛凛的石狮子。

牌楼街东侧50米的牛形山麓,有墓曰“太监坟”,青石垒成,高约1米,面积16平方米,立碑刻。墓碑饰云头纹,字迹剥落。牌坊、太监坟不知毁于何时,现在已没有一点痕迹。

牌楼街,原为潜山县牌楼公社所在地,建在牌楼河东岸,古式街形,青石板铺路,是进山出山的交通要道。街两边的住户,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庄稼人。

牌楼街的入口处是公社的办公、生活区,也就是一座两层楼的四合院,兽医站也设在里面。它的下手是公社采供站。

采供站,坐落在公路旁的高地上,交通方便,与学校、医院、食品站等机关相距很近,自然成了人流物流集散地。一排平房盖得还算气派,门口是水泥铺的地面,光溜溜的。正门由十多块“响板”组成,夜色四合,打烊了,营业员抱起一摞靠在墙边的旧木门板,依次插进门槛中的木槽里,每放一块,就会猛烈地严丝合缝撞击一下,发出“笃笃”的声响。

采供站的柜台两边,写有“发展经济,保障供给”的标语,里面摆满了吃的、用的、穿的等五花八门的商品,空气里弥漫着煤油、白酒、海带、咸鱼混杂的气味。柜台由三个部分组成,左边供应煤油、盐、甘蔗糖、毛鱼等,右边主要是卖布匹,靠墙的橱柜里分

2022年12月,八十多岁高龄的父母不幸感染新冠。老父因肺部大面积感染被送往安庆第一人民医院龙山院区ICU。等候入院时,父亲躺在担架上,腿脚不停动弹,爱人握着他的手问他,是不是难受?父亲望了望女婿,说:“不哦。”

父亲的病情进一步恶化。我们一家三代十二口人,也一个接一个“阳”了。爱人“阳”后,晚上发烧,白天腰疼,仍每天清晨驱车至12公里外的医院,与医生沟通病情,打理各种事务。一周后,我和姐姐、妹妹一转“阴”,就到重症监护室外跟父亲视频。隔着屏幕,我们喊:“爸爸,我们来看您了!”父亲睁开眼睛,双目空洞无力地张望着,又闭上。

医生说,因戴呼吸机很难过,给父亲打了镇静剂和镇痛药,可能他没什么意识。

我们再喊:“爸爸,我们来看你啦!我们想您!”两颗泪珠从父亲的眼角流了出来。

这是我平生第三次

◆ 安庆地理

牌楼街

黄骏骑



怒放 李海波 摄

格竖放着花花绿绿的各色布料,量布的长木尺就放在柜台上。中间则是电池、电筒、火柴、香皂、剪刀、钮扣等日用品的专供区。这里是孩子们最向往的地方,柜台上摆放着一溜带盖的玻璃瓶,或站立,或放倒,里面装着花纸包的水果糖、花豆、麻饼等好吃的食品。大人带小孩来采供站,总是要先花几分钱买一小撮花豆,或几粒水果糖,塞进小手掌里。有的吃得不过瘾,也只好一步三回头望着玻璃瓶,快快地离开。

采供站的营业员是“吃公家饭”的人,尽管政治地位不高,在社会上还是很吃香的。吃香喝辣不说,白糖、火柴、煤油等紧俏的商品可以轻松买到,甚至有拿着票也买不到的华达尼布、

纸烟,更别说那些悄悄削了价的东西。所以,站柜台的人显得高人一等,可以总板着脸,可以多使用些眼白而不是眼黑,还可以常用一种不怎么耐烦的语气和人说话。个别的还盛气凌人,社员来买东西,爱理不理的样子,于是顾客给他送了一个“棺材板”的雅号。

从采供站向上走百十来米,就到了公社食品站。平日里,食品站收购鸡蛋、鸭蛋,但主要任务还是收生猪、杀肥猪、卖猪肉。食品站每天宰杀一二头猪,解决所在地农民的吃肉问题,逢年过节会多杀几头。清晨,站里的门还没有开,门外早就人头攒动,靠街边排成长龙般的队伍。山区的农民为称点猪肉,要起早翻山越岭走几十里山路。在众人的注视下,那

◆ 儿女情长

父亲的三十八天

胡 静

见父亲流泪,第一次是奶奶去世,第二次是母亲查出肠癌。

父亲是多么想活,多么想跟家人在一起!就在上周日午饭后,父亲坐在藤椅上,我用小棉被围着他双腿,靠在他身旁打盹。父亲就那么安静地坐着,一动不动、一声不响,生怕惊醒我。我问他要不要尿尿?他点点头,我给他端便盆,他坐了很久,终于挤出几滴尿来。我知道,已患阿尔海默森症的老父,是怕尿到身上给家人添麻烦。

就在我们与父亲视频的第二天,父亲的病情好转了!医生说,老爷子烧退了,是ICU唯一退烧的人。

做CT检查,母亲、我、爱人在ICU外等候。父亲浑身插满管子,嘴上罩着呼吸机出来了。老妈用手摸着父亲的头,唤:“老头,老头,我是桂珍,我好想你,来看你了。”老爸睁大眼望着母亲。老妈说:“你受苦了啊,过两天就好了,好了就接你回家啊!”护士推着病床,老爸的眼珠始终随着

我们转,一直望着。“我讲话你可听到了?听到就眨眨眼睛。”父亲努力地眨了一下眼。老妈激动地说:“眨眼了!眨眼了,他听得懂!”

做完CT,医生要我们抬起父亲。爱人抬头,我攒足气力去抬脚,没想到,一米七二的老爸身子竟那么轻。要回监护室了,我和妈同时喊:“老爷子,加油!”

果然,父亲拼了余生所有的能量,加油了!其间,三次大出血,失血最严重的是出了1000CC,即人体的四分之一,血色素低为4.1。家人和医生,还有父亲单位领导想方设法,一次又一次救治父亲。

父亲戴着呼吸机,熬了三十天,医生说,肺部已感染多种病毒,早已超过了戴呼吸机的极限,必须气管切口了。看到父亲那么痛苦,我们于心不忍,准备放弃,但护士推父亲出来做检查时,老人家睁大眼,眼珠骨碌骨碌转着,他又在张望!父亲在找我们!父亲不舍离开!于是,我们共同

位个子高高的,看起来有些凶神恶煞,胸前常年披挂一块长长的黑色皮革围裙的师傅,把还散着热气的猪肉往屠凳上一放,如同庖丁解牛,几下子就把猪皮整块地剥下来。据说,这猪皮交售给国家,可以用来制作皮革用品,也算是物尽其用了。

在老百姓眼中,食品站就是神仙府,食品站站长官不大,权不小,走到哪里都有人巴结。有一位站长爱喝酒,平日里东家请西家接。有一年“双抢”在附近的月形生产队社员家贪杯,酩酊大醉,结果上厕所掉进了粪缸里,一时传为笑谈。

牌楼街中心位置有一家裁缝铺,主人王会文手艺不错,还带了他的一个侄子当助手,每天宾客盈门,也有来店铺里吸烟喝茶休息的。那一年两岸“三通”后,他的哥哥王先文先生从台湾回家探亲。他先是拿了一笔钱,整修了云峰大桥,后又捐款20余万元,为牌楼中学建了一幢“先文楼”,在当地成为美谈。

粮站是牌楼老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,牌楼河从它身边或急或缓地流过。房子有些老旧,老建筑大多拆了,只是四周的院墙还是老的。高高的封火墙,老远就能看见。“双抢”结束,每天来这里交公粮的社员川流不息;到了春季,山区的老百姓出山到这里购买供应粮,“吭哧吭哧”地挑着担子走在石板街上。一年到头,粮站与乡下人的生活息息相关,热闹得很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鞭炮厂、花炮厂、蛭石厂等企业,采供站、信用社、医院、学校等乡直单位,依山势零散分布于牌楼街东南,是乡政府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山区的木材、竹器均经此地吞吐,一度繁荣。早上、下午的班车,也从这里通往县城。后来,随着社会的发展,人口的流动,行政区划的调整,早年街道上的民居,大多经过了翻新改造,采供站、食品站也都没有了,商业区则另辟地点新建,牌楼街也就很难看到当年的形制了。

做了决定,同意医院切气管,尽量延长父亲生命!

父亲,又苦熬了几天,陪我们过了除夕、初一、初二。父亲的眼睛已不能睁开,嘴巴却张得很大,只有出气没有进气。医生说,老人的血液、肺部、肠部、肝脏、肾脏、膀胱等全部感染衰竭,过不了初二。当天下午,我们全家还有堂哥堂嫂都到齐了,跟父亲视频。父亲很努力睁眼,只微睁了一只。我们一个一个跟父亲说话。父亲很激动,呼吸急促起来,医生再次施救。

初三中午,好好的艳阳天,突然飘起了大片的雪花。父亲的双眼竟奇迹般睁开。母亲说:“老头,你放心,我会听孩子们的话,好好活下去。来世我们再做夫妻啊!”“爸,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妈妈照顾好自己!您的嘴巴能不能拢一点?”姐姐说后,父亲的嘴巴慢慢合拢了。“爸,是您把我们带到这世上,让我们做了世上最幸福的女儿,谢谢您,爸爸!”我已泣不成声。

妹妹一声接一声唤:“爸爸,我爱您!爸爸,我爱您!来世,我们再做您的女儿!”

父亲的瞳孔渐渐放大,眼光散了。我亲爱的父亲胡海峰,一个87岁的老人,以非凡的毅力与病魔搏斗了38天,走了。他走得很安详,很体面。走前,他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们:生命如此可贵,要努力好好活着!

